

Is'at^h hak^h tái ts'un₃.

Les sept grandes
mortifications.

série en 4 tomes

1798



MAISON MÈRE DES SŒURS
MISSIONNAIRES DE L'IMMACULÉE-CONCEPTION
2000, CHEMIN SAINTE-CATHERINE
CÔTE-DES-NEIGES MONTREAL, P. Q., CANADA

熄忿小序

崔子曰怨毒於人甚矣哉由辯之弗早辯也辯之於早
止一忍字實爲福基忍字從心從刃心上着刃痛苦莫
喻極是難忍事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世有刃格于前而
忍者矣未有刃加於頸而忍者也世亦有刃加于煩而
忍者矣未有刃貫於心而忍者也刃貫于心是何等煩
苦是何等冤結必其極身世之慘莫與爲對者而後可
乃今之小不能忍者初何彼有是事也如忿攻忿以怒
敵怒對壘而陳擐甲而戰彼帥以十百此帥以千萬設

機伏弩大師相克惟恐其不勝也危乎危乎其未有不
敗于爾家凶于爾國者乎乃又有挑釁者焉佐鬪者焉
疇昔醉之以酒肉者此輩酒肉卽爲戈矛嘗之以甘言
者此輩甘言甚于鈎棘故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
親忍乎不忍乎殆而殆而是吉凶之門而禍福之梯也
可畏哉江東崔攄序



七克卷之四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誤述

熄忿第四

凡三支

忿如火熾以忍熄之作熄忿。

怒者何復讐之願也。惡言詈語爭鬪戰伐傷殺過刑諸情皆怒之流也。

經曰。輒怒者。易流於惡。聖厄勒卧略曰。忿怒衆惡之門也。闔之而衆德安其居。故忍在心。如長在家。百役無不歛戢。無不謐靜。忍主一去。心怒目瞋。舌譁面厲。手

奮身顫百役盡亂矣。

易怒者。如居草舍。草舍失火立燼。今日大富。明日大窮矣。怒火不戢。財力悉費。精力悉耗。是自焚也。又如水煮物釜中。薪盛火熾。百沸不止。初湧去浮沫。不止。涸汁俱盡。不止。釜實乾焦。更不止。釜并破裂。

忽怒者。人情也。畜怒則罪人矣。蓋怒老則成惡。惡成與殺人罪等。

以微害輒怒者。本自謂不宜受此害。而實爲所以宜受此害。以微觸輒發痛聲者。必微其負創。以微害輒發。

怒者。必徵其負傲。大容與大傲似而實異。大容之人。輕忽世患。故恒靜不亂。恒榮不辱。惟傲人不能忍微害。故愠怒不止。爭鬪不絕。

非義之怒。猛獸之情也。無理以御心。無忍以當害。故有毒氣螫尾。或有堅蹄銳角。或有利齒長距。恣所用之。以妨害復讐。獨人赤身而出。一無所有。示其性善良。宜相合無鬪也。人忘其本性。而自造衆多凶器以害人。不知以本性之理。熄怒而欲以獸情復讐。是天主賜爲人。而自願爲禽獸乎。且禽獸雖虐。無害其同類。

者。卽鬼魔更虐。未嘗不相合以謀我害我獨人之凶怒。乃傷害其同類之人。是虐於惡獸邪魔哉。

凡邪魔陷人干罪。密求可乘之隙。可乘之隙。莫如怒時。盜入人室。必俟其暮。風雨交作。狼乃攫畜。漁網之設。必在濁水之涓。邪魔虐賊。貪狼巧漁。等計也。欲陷人於惡。必窺人怒時。詈言虐行。害人害己。皆基于此。故邪魔最喜人怒。一人怒不止。得一人。因得衆多人。何故。怒必有敵。或遷焉。展轉相牽相陷矣。

智者必不怒一人。何者。人非善卽惡。善者非至愚。就怒

之惡者亦不宜怒。心惡猶身疾也。身疾者人共憐之。心惡者其病益重且危。不尤可憐哉。一人訾色擗加人告之。答曰。若以存心訾我。我或怒。但以病心訾我。何怒。

所加德。西國名士。途遇一人。禮敬之。其人不答。從者怒。欲責讓之。所加德止之曰。若有身病於我者。過此爾怒之否乎。此人心病於我心。何怒爲。

斯德望。西國名士也。或怒之。無所洩。則焚其禾。佃者來報。以爲恨。答曰。我害在我外。未大被害在心。甚深難

補益哀彼而哀我哉。故以怒害人如蜂。蜂以怒螫物。物得微痛而自失命。

與平等鬪。險與強鬪。狂與弱鬪。辱故人之傷爾者。弱於爾。宜恕彼。強於爾。宜恕爾。與爾等。宜恕彼與爾。

人奪爾冠。爾因棄爾衣。挈銚墜井。因而投綆。孰不笑爾乎。人奪爾財。榮財榮已失矣。忍而害止。爾怒而復讐。自又敗心德。虛功力。失天報也。奪爾財者。絕爾於富籍。爾怒復讐。自又絕於善人之籍。彼奪地上誓福。自又奪天主永福。被害爾物。爾又自害已。害孰重。讐孰

真乎。故曰怒人者。不先重害已。不能輕害人。况人未必害已。無不害也。

人有訴爾者曰。盲人觸我。我甚怒之。爾必曰。彼盲者曷能避。爾則有目。能避不避。爾則過矣。怒人心目不識理。形目不識人。爾不知避之宜。自怒何怒彼哉。

亞勒山易怒。亞里斯多箴之曰。自視善且大於衆。而以
此輕其謗言可也。此言似忠而佞。以惡攻惡。不免爲
惡。爾受人害。勿以已爲善於害爾者。惟以爾德爲堅
於被害可也。

厄爾則大西小國王也。事繁役多。未嘗有憂怒之色。或怪問何以能如此。答曰。怒心萌時。恒默念曰。使僕役拔爾鬚髮。尙未及一微怒之害。爾害宜擇輕。乃擇重耶。

聖百爾納將終。其弟子請教以入聖之方。答曰。恒從人不從己。受人害。不怒。不思復讐。

瑪加略怒一蠅而殺之。遂自責曰。蠅嘅不能忍。能忍太苦。遂解衣行野。令蚤蚩嚙其膚。人問故。答曰。習忍責怒。修德累年。忽聞有聲曰。某所有二女。其德修精於

爾遽往見之。問其修德之方。答曰。妯娌也。同居十五年。無一念一言相迕耳。問何以得爾。曰。爭者起於爾我。我輩相約。共絕世財與世榮。以不貪。無爾我去。爾去我爭。亦去矣。

翳人心目者。莫如怒。理雖甚明。心怒不能見之。先所已明。心怒復暗。故凡人決斷諸事。最忌者二。噪怒。大西之俗。罪人有未服者。得上於他司。更讞國王。費理薄視朝。怒一大臣。輒欲論死。其臣不服。曰。當上他司。更讞耳。王愈怒。曰。更誰居我上者。得讞爾。答曰。今王怒。

更上於王。不怒。更讞則是矣。後王怒解。果明其無罪。賞之。

怒。暫狂也。以酒醉。以怒醉等也。狂人醉人之言之行。不若義。故曰最不可共計事者。三色。貪酒醉。忿怒。怒時所行。怒解必悔。故怒時宜自禁。且勿思。且勿言。且勿行。所以怒事。且勿責所怒人。如欲渡者。順風則行。逆則止。怒動風逆。此時行。險哉。怒息浪平。行可也。故怒時。特務醫己。勿務醫人。凡所欲爲。雖似甚近理。第疑勿信。第緩勿急。蓋此時最不便語言行事。而怒人最

欲語言行事。亞勒山性易怒。因怒易害人。亞利斯多
箴之曰。怒動必先誦本國字母數過。然後命人行事。
瑣加德愈怒。言愈寡。聲愈微。拔辣多怒其僕曰。我不
怒。必責爾。

凡病發時。尚可用藥。忿怒一情。獨否。怒起蔽心之目。當
是時。無有能識其怒之非也。譬馳馬馬馳。無有能遽
止之。故易怒者。於無怒時。宜備防怒之藥。西國有名
王。或貢以玻璃水晶器。王喜。厚賞其人。稍展視。則一
命碎之。見者甚惜。問故。王曰。我信喜之。第我甚易

怒。此物甚易壞。若有人壞之。我必怒。今豫絕其端。無使怒害我。我怒害人也。

則撒爾。大西諸國宗王也。有大臣名薄量。王一日幸其第。薄量饗之。其盤盂俱玻璃水晶之屬。光彩陸離。役吏趨走傾跌。壞一器。薄量甚怒。命投其人池中。爲魚所食。犯者脫赴大王前。跪請救。王悉聞前故。命役者捧寶器以來。偏閱之。旣見一一破毀之。且命平魚池。謫薄量曰。天主生萬物爲人。故勿論大小尊卑。是人則非。天壤間寶物可比。爾愛物於人上。不識重輕。甚

愚也以微物害人命大罪也。今破爾器以杜爾狂端。
亞勒山亦西國大王也。其母怒一無罪人求殺之。告曰。
大人以他事命兒無不共命。第無罪人之命。無物可
以償之。乞赦之。

君子緣罪怒人。怒不獲已。罪解而怒息。小人之怒出於
自心。無故而怒。故一怒則存怒增怒。直欲以重怒久
怒顯其宜怒。

或問忿怒悉惡。悉宜絕否。曰否。聖契理瑣曰。不當怒而
怒。自犯罪也。當怒不怒。不欲救人罪也。其罪等。故怒

其罪。謂愛其人。見非義而心不動。非能忍也。惟過柔耳。忿怒從於理後。則爲義役。勿得過柔。刑當其罪。甚助於義。若在理前。而僭爲主。斯過於虐。甚害仁義矣。怒人如治病。醫者愛人。故怒其病。求攻之。仁者愛人。故怒其惡。治其罪。求改之。今人不然。怒惡之人。不怒人之惡。原惡不改。於人怒惡先染於已。

愛讐 一支

爾遇難不能忍。所行善無益。凡懷怒時。所爲善事雖大。所奉以供事天主。雖厚。天主必厭棄之。經曰。依爾施

人者。天主亦以是施爾。爾以慈施人。天上以慈施爾。爾以虐施人。天主以虐施爾。經中天主謂人曰。爾持物供我。既臻我前。偶憶人有恨爾者。姑置前。往與彼諧。次來奉供可也。故不與人合。不能與天主合。

經曰。爾欲復人讐。天主必復爾讐。又設言曰。一臣負王萬億責。不能償。王命并其妻子粥之。臣跪請曰。乞寬臣時日。全償焉。王憐而全赦之。臣出遇其僚。有負已百金者。扼而索之。是人亦跪請曰。乞寬我時日。全償焉。不聽。囚繫之。傍觀者憤且憂。以告王。王大怒。命捕

之曰。惡吏爾求我。我全貰爾。爾曷不憐彼。如我憐爾乎。乃付司刑。俾全償焉。爾不以誠心赦人。天主施爾無異此。故爾欲復人讐。天主所已赦罪。復追還之。

經曰。爾不赦人。天主不赦爾。赦人。天主乃赦爾。爾得罪於天主。人得罪於爾。孰多乎。人得罪于爾。無幾也。爾得罪於天主。無數也。赦人之無幾。以得天主赦爾之無數。不便乎。譬爾負人責億萬金。人負爾責數十金。悉載一券。留之。卽人償爾少。爾償人多。不留之。卽人不償爾少。爾不償人多。爾願留之乎。願焚棄之乎。願

焚棄必矣。奈何記人少罪。令天主記爾多罪耶。

揣功德之巨微。視事難易。難者功巨。易者功微矣。人有他惡。不直反我愛。我愛之。不甚難。獨惡我讐我者之惡。直反我愛。愛之絕難。故深增我功。徵我德焉。

熱遠物之火。熱近物之火。火孰盛。熱遠者盛也。愛讐我之仁。愛愛我之仁。仁孰盛。愛讐者盛也。大火聚。所接物。輒化爲火。大仁所值事。輒益其仁。微獨以恩益。以害亦益。羣歌合作。則善歌者混。獨歌善。乃露焉。爾以愛天主之心。愛友友。或爾契也。或爾施也。或爾倚也。

羣愛合出則愛天主之心亦混讐者無他可愛故愛
天主之心特露于此。

經曰愛愛爾者最易惡人亦能之爾獨能如是蒙何報
于天焉爾能愛讐爾者能惠惡爾者乃爲天主子也
假令爾在天主前曰彼愛我我愛之惠之天主
必曰此愛已得報矣我不負矣若曰彼惡我害我我
爲天主愛之惠之天主必曰此愛我負矣我報矣。
人有讐爾者宜卽思并有兩讐人一魔一可愛一可

避一明攻於外一暗攻於內爾以形之福勝人故欲

奪爾所勝之福。以讐之愛勝魔。故欲奪爾所以勝之
愛。爾欲復人讐。則令魔復爾讐。爾欲勝人。遂令魔勝
已。爾樂能奪人安。魔樂能奪爾德。惟爾能愛讐。兩讐
俱勝矣。

復讐者。於人害覓其安。以人損求其益。能得乎。塞搦加
曰。大容之君子。讐旣在手。則以能復讐爲復讐。知復
讐之大。且榮者。莫如能復而不復。莫如能害而赦也。
故曰寬讐之榮。甚于勝讐之榮。况爾欲復人讐。人又
欲復爾讐。爭鬪紊亂。何所底止耶。

復讐者云不任受辱不悟不能忍微害而欲復讐更爲
正辱

經曰勿曰以害報害望主而抹爾抹爾何也抹爾于復
讐之勞之辱之費抹爾於身害心罪地獄之永殃也
經中天主謂人曰讐之復由之我我復也爾不言天
主代爾言爾不罰天主代爾罰爾言爾罰天主則不
復顧爾矣有人告一賢者曰某害我我欲復讐賢者
仰天曰此人自欲復讐天主不必顧之其人悔悟不
復也

修德者皆急于識已過。識過斯能改過矣。夫人皆重愛已。故不能盡識已過也。佞人之言。又不可信也。友我者。徇情而閉口矣。莫我攻也。欲聞已過。惟讐我者而已。故曰。讐我者惠我而不望我報。正可愛焉。

意撒白。西國聖公主。一日跪天主臺前。誠心祈曰。每害我者。願天主賜一恩以報之。輒聞有聲曰。生平所行德。未有感動天主如此願者。今悉赦爾一生之罪也。數年前。敝國以西巴尼亞。有殺寡婦之子者。吏將收之。寡婦知所在。贈以良馬資裝。令速避去。是人得脫。其

子忽見大寶光謝其母曰死後過失未淨當受多年煉罪之苦。今母以恩報害以愛報惡甚感天主心。故赦我罪免我刑。已昇光明天享大福樂。此恩豈生養我可比哉。言畢不見。聖亞吾斯丁曰不赦讐者天門已闔之。其所不入於天主。天主之慈惠亦不降於已也。

葆祿聖人曰。窘爾者贊美之。勿謗訕之。勿以惡報惡。又曰。爾讐饑食之。渴飲之。不勝於惡。反以善勝惡矣。若以直報害。免已犯罪。以恩報害。又抹人罪。以直報讐。

免爲人讐以愛報讐。又化讐爲友。孰善乎。

費理白。西國王也。有亞爾寄者。怕謗王。王之諸臣請捕治之。一日偶遇其人。王優禮焉。色和語溫。申以厚餽。越數日。王問其臣曰。亞爾寄謂我何。皆曰。甚贊頌大王之德。王曰。然。我爲醫良於爾。

亞立刪。西邦最尊最盛德人也。一人大竊其金器物以逃。他日此人爲敵國所虜。亞立刪厚資贖之。他凡有害之者。必厚恩以報之。故本國俗云。欲得亞立刪之恩。莫如害之。

西國有人欲殺其讐。求之不得。遇大瞻禮日。入天主堂。適見焉。遽欲手刃向之。忽自轉念言。今日大瞻禮。人向此中悔過遷善。求赦罪于天主。獨我向此中殺人報讐。重得罪于天主。不可。遽攜其讐。同詣天主位前。誓願今日以後爲天主故。不復讐爾。願爾亦爲天主。不復讐我。其人感動。相與捐棄前惡。共詣天主像下。抱足頂禮。于時木塑聖像。遽伸一臂下抱其人。萬衆共見。驚異歎仰。知忘怨釋怒。天主所最重也。其聖像伸手作抱勢。至今不復收矣。

以忍德敵難二支

忍者何以平心受害不忌授我害者是也

夫忍者善人之甲冑也以當世變勝鬼魔攻諸私保諸德防怒羈舌御心養安鎮怖祛憂絕爭抑富者之恣伸貧者之屈居尊巍者使存謙受艱難者使存勇人得罪於我令我卽赦之我得罪於人又令我永求赦之忍離於心無事可成此何待遠試卽此鄙篇所述前聖賢訓忍之說非有忍德者必不能熟察其端深思其理堅從其箴而受其益焉。

凡世所謂凶禍者。忍德能轉爲吉福。凡世所賤所畏者。忍德能變爲可貴可愛物也。世所賤惡。無過貧窘。疾病。耻辱。損失。患害。忍人能樂受之。則以償其罪責。以贖其罪刑。以增積其德。以市天上國也。其值豈世間珍寶可論哉。故忍人以侮辱榮光。以賤微尊貴。以降黜上昇。以貧富以餓飽。以負勝。以荒歲豐。以逆風行。如海舟值浪險。浪愈高。廼愈近天也。

忍保諸德。防諸惡。經曰。子欲就事天主。須恒抱畏心。而豫爲備。以當誘惑窘迫。蓋人欲行善修德。必須忤世。

俗攻習情防魔感則三爲我讐矣。三讐者要結以攻我。世人譏笑撓阻於外。習情衝勃擾亂於內。鬼魔煽誘攻戰於內外。譬如畜鳥閉之樊中則已。決而飛必百追以求復獲。人爲惡已墮魔計則已。決而遷改必百誘以求復獲。苟無忍德以當之。昨所去惡今復行也。聖卮勒卧略曰。欲行善無忍德。如在嚴陣中無兵甲。能不受傷失命哉。

遇難而委命者多。遇難而堅忍者寡。以力服國者多。以忍服已者寡。故忍一難之勇。甚於委百身之勇。服一

已之榮甚於服萬國之榮。忍小難之功德甚於行大事之功德。

人無不可勝。獨忍人不可勝。以勇力兵革鬪。勝負不可定。以忍鬪。勝定矣。忍者能加以世難。不能染以世汚。能滅其形軀。不能消其仁義。能使其身痛。不能使其心怒。能奪之世福。不能奪之心樂。故一真忍人。總天下人莫能勝之。無兵革而恒勝。兵革不敵人而恒服。敵之者。經曰。忍者善於強者。強者以力脅人。不能以德服。已勝一國。或不能忍一言。服天下大衆。常自屈。

於心欲豈不勝辱乎。忍人先以德勝已。已勝其外無不勝。故曰勝已者。無不能當人服之。鬼魔亦畏之意。撒西國之賢人。魔甚畏之。或問故。答曰。從修德以來。恒自舉意。必不使怒念注心。怒言出口。

未曾德西國大聖人也。心純一事天主。時國王甚惡。欲強令棄去。事他神像。未曾德曰。天地間至尊真主。惟有天主。此外稱主。皆僭矣。正宜絕之。棄天主弗事事焉。罪惡孰重此乎。王曰。從我予若高位。且厚賜。不且爲大僇。聖人不聽。王怒。命懸而榜。箠磔裂之。聖人心

顏俱樂了。無痛楚聲。王益怒曰。不聽我。且更加大刑。
答曰。此我願也。王又命束縛囚之。冥獄中。地布芒刺。
炮諸烈火。周身熾鐵。數日不給食。聖人謂王曰。世所
言苦者。爲天主受之。卽不足爲苦。正惟喜樂事也。以
苦圖變我心。曷可得乎。威王以苦鬪聖人。以忍當王。
力竭計盡。能隕聖人之生命。卒不能改其忍。不能屈
其義。不能奪其樂。孰勝乎。

惟以忍御難者。能避難。若以怨怒。遂得兩苦。原苦一。今
怒一。余屢聞之人曰。我怒何益。所失不追。而更以怒。

害我。夫既不能以怒去害。奈何不以忍增德。忍則省
今怒之苦。并消原苦之苦矣。何者。人有難。大都由天
主降爲罪罰。怒增罪。故愈觸天主怒。而苦愈重。忍增
德。故感天主心。而罪赦。罪赦而苦除。夫世間所謂苦
辱。非正苦辱。惟係人意。意以爲辱。則辱。不以爲辱。不
辱矣。弟阿熱。一人譏之。答曰。爾譏我。我不任爾譏色。
搦加曰。君子特以罪惡爲正辱。含此悉非辱也。受人
辱曰。彼欲辱我。未嘗辱我矣。如此。非特辱消。辱我者
亦止。何者。彼欲辱我。知我不以爲辱。無道可辱我。止

矣。

修德者有三級。有始者。有進者。有已至者。忍亦有三級。遇難強忍之。忍之始。遇難樂忍之。忍之進。願得所忍。難而求之。既得而樂。不願去之。已忍之至也。已至之人。其身在地。實天人矣。

或問亞里斯多曰。大有容之人。何自識之。答曰。能以平心愉色。忍受大難者。是也。故易怒者。驗其量狹。老人病人。婦女孩童。皆量狹。皆易怒難解。

天主心無量寬。故亦有無量忍。人之得罪者。能卽罰滅。

而尚寬容。以族悛改。蓋慈賞出于本性。故無限。怒罰出於我罪。故不得已。人逾忍。量逾寬。逾似天主爲天人也。天之所。雲不掩其光。風不撓其靜。終古如一。惟下處自暗。自晴。自寒。自暑。大容之人。事變而心常。世亂而心靜。身難而心不憂。如立方物。六面如一。無不安穩。又如黃金。煉之不耗。鍛之不斷。以爲小器。爲大器。其價埒。惟寡容狹心之人。倏怒倏愛。倏憂倏樂。如樹葉。隨風變動。無刻得同。故大容之人。以一心御多事。小容之人。以多變御一心。

有喪子者極憂忿。得磨納慰之曰。爾徧求諸國中。有生
平未嘗遭喪而哭者。得三人以來。我能令爾子復生。
其人以爲甚易得也。徧求之。竟無一人以復得磨納。
曰。旣爾何用過慟爲。獨爾受此患也哉。

理爵國之俗。男子遇患。不衣婦人衣。不聽哭。以爲遭世
難而悲憤。非男子事。正惟女情耳。

以惡言犯爾者。自先爲惡。而欲爾效之。故曰爾受惡人
之害。忍而恕之。勿兩爲惡。勿兩受害。

或問得磨斯答曰。凡爭者。以勝爲榮。惟今日負者。善且

榮於勝者。我肯與爾鬪乎。故曰人以言言加爾。勿答爾勝。勿復愈。重複。又曰。凡惡言以忍當之。則激而歸乎其所從出。

居苦辱。非功德。忍苦辱。實功德。故曰。勿論何所受。惟論何如受。受難不足驗聖賢。樂忍難。乃足驗聖賢。真忍必愛。所忍者。蓋貌忍。心怒。非忍德。乃怒翳也。力不能復讐。姑忍之。卽不復。有復之心矣。有復之罪矣。凡思我身。多所願。忍于人者。必不難忍人。爾尙未能自治。已如已願。安怪人不悉。如已願。爾不怒。已不能忍人。

不與已鬪。不能與人合。

受害辱者。口不言。色不厲。心不憂。不計。是正忍也。古賢有人以惡言嫚之。答曰。任爾言。我已命舌勿言。心手勿動。今人受辱。能不言。謂忍矣。然而減於口。增於心。口寂而心喧。色愉而胸慍。手垂而中攘。此爲不忍。尤太其害尤深。胸懷怒意。口發怒言。兩惡俱不可。與其默畜而蘊。無寧口發而散。

感人化人之德。無如平心愉色。忍受非義之言也。非獨見者化。并受害者亦速化矣。昔有賢人與弟子偕行。

迷失道蹊人之田。守者甚怒。大詈曰。爾不畏天主。何道之脩。畏者當如是行耶。師命弟子勿答。自答之曰。爾言最當。令我輩正爲修德人。必不爾第求恕罪耳。野人爲若言所動。悟向者乃不當怒詈之也。跪而祈赦。慕此隱德。盡棄其田業而受學焉。故曰抑辱慢我者。莫如忍其慢。經曰。怒者生爭。忍者滅已生之爭。語曰。凡物剛勝柔。獨忍柔能勝怒剛。

蘇頌西國名賢也。有人無故以惡言嫚之。賢者不答。走避之。有天神謂曰。是奚足哉。必跪而求赦。如真得罪。

者。乃正忍矣。如神言。其人深自慚悔。轉求救蓋以怒對怒。彼以怒爲得。語曰。爾以惡言答惡言。彼必以爲已勝。同作此事。彼先一籌故也。以忍光照怒。彼自見其怒之醜矣。

夫苦難不論大小。不論由人由物。皆天主有意分予焉。聖賢明於此理。值苦難。弗視由人由物。不辨有故無故。惟視難所從來之原。卽服而忍之。夫爾受人之害。獨視爲人所加。或能辭曰。我未嘗得罪於此人。則不堪忍。若視天主所加。能或言我未嘗得罪於天主乎。

人人無不自知以惡念惡言。及非義之行。屢犯理道。是以值苦難。默念所犯。自責我曾犯某罪。我曾行某非義之事。正當受此苦。故易忍矣。聖厄勒臥略曰。人私念所爲惡。不難忍。所值嫚深思。以多罪宜受重刑。必不難忍微害矣。或訾一賢者。人告之。答曰。我尙有他大罪。彼人未及知。使知之。何訾我止此乎。多落陡賢人曰。修忍德。保心安。其道莫便於遇難自責。以爲由已罪出。而不辭已。以尤人。故人所行善。雖大且多。不由自責。必不能安靜。而免於憂怒。賢人有言。諸德

皆歸一家。或問家。曰。自責。又一賢愛人。嫚心忽小。動自責曰。我心動。非彼之嫚大。乃我之忍小。我忍堅。一言之微。曷能動之。

若白中西國上古聖人也。尊貴富厚。當世無比。忽中落。七子皆夭。身復病癘。前相欽重者。謗爲罪人。受主降刑。聖人恬然忍受。憂不見色。口無怨聲。心無愠意。恒曰。赤身出母腹。固當赤身歸矣。主予主取。悉如主意。惟念聖名贊頌而已。其妻誘之。令怨主而死。聖人責之曰。爾言大愚矣。福樂受之於主。患苦奚不忍哉。如

是者十有四載。尤人怨天。未嘗萌心出口。原天主之意。加此患苦者。非以罪罰。欲標其忍德。爲世儀也。十有四載之後。除其患。倍歸其富貴安樂。而盛德榮名。施於萬方。流傳至今。故曰先忍暫苦者。後必享永樂也。香者火熱之顯。其郁烈。善者患苦之著。其盛德。

亞吾斯丁曰。天主或欲爾安。或欲爾病。爾安時。愉樂。病時。憂愁。是喜天主有仁。而不喜天主有義。且不願以爾心從天主心。但願天主心從爾心。爾心不邪乎。

或遇難。一賢者勸之。堅忍勿憂。答曰。我有罪耳。之無罪。

而受此。不堪憂憤耳。賢者曰。盜以罪受戮。聖賢者以無罪蒙難。爾願誰之如乎。經曰。爾以罪負刑。以惡受害。有何功耶。若實行善而樂忍害。此正天主之大恩。爾之大功也。又曰。爾受難。勿因盜。因劫。因謗。若因爲善。則勿以爲辱。乃真榮也。故見人受難。勿問所受難。惟問所以受難。天主經真福八端。其第八曰。爲義而被窘難者。乃真福。爲其已得天上國也。

瑣加德。古名士也。國王忌之甚。命殺之。將死。或嘆曰。無罪而被殺。正可悲。瑣加德聞之曰。我被殺。不足乎何。

願以罪殺我乎。

多鳴盛德人也。惡黨妬其德。欲殺之。遇諸途。曰。我輩欲殺爾。爾將若之。何。答曰。願勿速殺我。惟漸磔手足肢體。爲天主久忍痛苦矣。衆異其大忍。弗敢殺。他日又有是輩欲殺者。答曰。我功德微小。恐不克承此大榮也。聖賢誠德人。值爲天主爲義受苦失命。以爲天恩微獨不避。且甚樂之。天主有言曰。人窘迫爾。爲我大謗爾。爾宜悅樂。爾報豐大於天也。故聖厄勒卧略曰。天主加苦。而并賜能忍之德。斯恩甚於絕苦矣。

世人之心。悉在圖樂。忽值患。奚能不憂不怒哉。世患不虞而至。則傷深。豫視之。則傷微。夫患之至最定。特至期未定耳。爾欲患時不濫於憂。莫若於患未至時。思其將來。備忍以當之。勤練之卒。簡器習武。常在平時。安居營壘。如正對敵。設志以待。故敵來而應之。整暇若惰游之卒。時朽器械於室。隅消膽力於不試。遇敵戰慄。能不受殲。爾忍不先習。患至不及忍矣。是故修德君子。急習忍德。不因患覓忍。常以忍備患。曰夙興。恒念今日。必有嫚我害我人。必值不如意事。定心受。

之。是患未至。能自先忍。患至如常。

爾遇難時。惟視有樂勝爾者。故難忍。若視有苦勝爾者。易忍矣。昔有賢人寓言曰。獸中兔膽最小。一日衆兔議曰。我等作獸。特苦。人搏我。犬狼噬我。卽鷹鷂亦得攫我。無時可安。與其生而多懼。不如死死而懼止矣。向前有湖。因相約往自溺水。水旁有蛙。見兔驚亂入水。前兔見之。止。衆兔曰。且勿死。尙有怖過我者。

或問曰。世事觸人怒。至易至多。欲學忍。將獨居岑寂。特交聖賢可乎。若與世人接。難免焉。答曰。忍德求助于

外。曷能久。惟內積能永久矣。毒蛇猛獸。寂不害物。不謂毒猛乎。靜處不怒。非無怒情也。無怒幾也。不拔其根而摘其實。根在。有時而實。卽無怒人。亦必怒物。昔有道德數百人。其一甚易怒。因屏居。忽怒破一器。自謂曰。我易處。未易心。避人未避已。已在怒在。不如人間習忍。以攻怒情。遂歸。故曰。怒情以鬪能勝之。以避不能勝之。若與聖賢同居不怒。茲豈我德。蓋聖賢之德。况無忍德。獨交聖賢。怒亦不免。不如務拔怒根。忍習於心。靜處鬻處俱安。賢人不肖人。好爭人。好靜人。

俱合也。

色擲加訓令忍世患箴曰。受竄流云何。曰。凡安靜之所。卽爲本鄉。謂安靜者。不在其所。正在其人也。智則旅遊。愚則竄流。著痛云何。曰。痛小任之。微忍矣。痛大忍之。大榮也。痛峻。非痛峻。爾自柔矣。能薄力微云何。曰。以此不能害人。以此不敢慢人。不亦美乎。失財云何。曰。財亦或有時失。爾今失財。并失客幸矣。縱不失客。去其妄行之質。非幸歟。爾失財。爾財曾已失多人。今行彌輒。居彌靜。天主減爾任安。爾居豈非吉哉。爾失

財。彼他人所先失。以爲爾得乎。失目云何。曰。已絕邪情欲之途也。目。諸情欲之媒。諸愆詆之引也。失子云何。曰。哭不能不死者之死。不愚乎。不能不死者已死。徵爲他主之物。子爾育養之。今于爾乎取之。非奪之也。沈舟失物云何。曰。失爾物。不免爾身耶。徒手登岸。已登岸矣。財沈。爾豈不能并沈。遇盜竊物云何。曰。爾避之。幸矣。失良友云何。曰。更求之。求之當于可得之所。酒殺之間。非其所也。必於實學道德之務。勞苦身心中。乃得之矣。失一良友。更無他友者。耻也。大濤之

海獨恃一碇乎。失賢妻云何曰。求賢妻最易得矣。慈父母既失。不可復得。賢妻屬可再致之福也。哭失賢妻而適得更賢者多矣。

或曰爾死。爾曰。入時約必出矣。必死還所受衆人之定規也。必死。入世猶出旅遊。久必須返焉。彼久須暇者。卒亦不能脫之。必死我非首又必非末也。凡先我者皆先我死。後我者皆後我死。旅死曰。我所必還。隨責主所求處。卽償之矣。死無棺塋。棺塋之缺。易忍矣。我身無覺得棺失棺。無我預矣。我身覺棺塋不皆爲大

苦乎棺塋之計。豈緣顧死人。正以顧生人也。人死斯畏之。故爲是掩離之耳。死態必狠。曰死態雖狠。所求惟命而已矣。斯卽無他患。老患所必禱。何足畏歟。所由致死之緣。雖大。我死本微小。一石觸我。一山鎮我。何異哉。若隕盍隕於天乎。少年死曰。尚可生之時至死。美死也。未願死之先至死。幸矣。不少年死。安知不遭不虞之患。卽無他患。老耄之患。焉能免哉。我曹皆并逝死。故今不論死與否。惟論蚤晚。數人令屬大辟。或有以後見殺爲大福者。誰不笑之。我曹悉望稍遲。

死以爲巨幸。何異此乎。我儕日近于死等。衆壽日減亦等。我生愈長。我命愈短。誰欲恒懸而無寧一隕乎。生與死爲隣。最切近如居海舟。所爭者寸木耳。爾憶海舟之險。謂生死海中。獨爾隔謬矣。生死相隣。雖各處顯著不一。各處切近無異焉。身命爲物微渺。遺身命。爲德甚大。遺之者。海沸而安視之地。裂側立而不顫。爾欲保德安居。身命須澹視之。勿論因疾病與他緣。來索之。欣然遽卽償焉。

聞弟吾諾。西國名王也。有兩人大誹謗之。王伺聞之曰。

稍遠之。恐王聞之。謗者甚感其不怒而轉譽之。

一賢人修德累年。或問自覺何益。答曰。衷有備。以忍世患。又無賴人譏笑侮慢之曰。積久事天主修德。安用之。答曰。令我受爾此等惡言大害。而心不動。不怒不足乎。

亞加爵甚能忍人也。死之日。或悲其早世。棺中忽有聲曰。忍者不死。夫忍者神靈永生於上天。美名常彰于下世。可謂不死。

有賢者大病而愈。後恒哭曰。天主不復念我。如是一年。

天主使病如初以若爲樂。非知忍難之大益曷如此。願望深切乎。

有盛德者。或以惡言加之。笑曰。此當以重價市焉。今而徒得之。幸矣哉。

白鐸落。西國盛德人也。病失一目。曰。故有兩聾。今去其一。天主之恩也。

窘難益德

三支

或有問于余曰。書云。天道福善禍淫。又云。惟上帝無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以善者蒙福。惡

者膺譴理有固然。奈何事有不然。或遭不虞之災。或冒非分之福。顛倒孔多。叅錯過半。無乃增君子之疑。起小人之倖。天道不平。厥歎久矣。是誠何謂。曰。善者蒙福。惡者蒙禍。斯義正矣。確矣。奈何哉。其不平也。夫人之真善真惡。誰能決判。念想言行。咸若義理。此爲真善。微有不然。豈真善也。求善非全。不成。若求不善。一缺已足。夫全善了無微缺之人。世間有之乎。今人視形。天主視心。烏知人所稱善。非天主所稱惡者耶。且爾謂此人甚能作善。苦之非是。余謂天主至明無

暗。至公無私。甚能識善惡。苦之必是也。爾信人之隱善。疑天主之顯義。余信天主之顯義。疑人之隱善。孰是乎。卽是人果善矣。爾謂苦爲不幸。天主不宜加之。抑知天主用苦以加善人。乃大可幸乎。嗚呼。世人神目常昏。如瞽焉。往觸一人。怒而詈曰。爾瞽耶。人非瞽也。已則瞽也。見苦善人。疑天主不明。主非不明。人則不明也。欲明禍福之理。當先明禍福之真僞。真禍未有及善人。真福未有被凶人者也。何者。世間之事。不過三種。真福一。真禍一。非福非禍者一。生積德。則死

永樂真福也。生作罪。則死永苦。真禍也。夫人自不願
爲善爲惡。而天主強之于理無有。自有應受天樂之
功德。而天主拒之。有應受地獄之罪過。而天主不加
之。亦于理無有。則曷可謂天主以真禍加善人。以真
福加惡人與。若其餘貧富賤貴。病安壽夭等。斯本非
禍非福也。聖亞吾斯丁云。富貴安樂。天主子之善人
徵。非真禍。予之惡人徵。非真福。其爲禍福。特視所用
用以建德蒙永樂。乃福。用以助惡蒙永罰。乃禍也。因
富以敬天主。周貧人。則富爲福。若因而縱欲害人。則

富爲禍也。因貧以怨天主。貧富人。則貧爲禍。若用以抑情增忍。則貧爲福矣。諸如此類。可槩推也。第兩者之損益。人每不能自豫定之。獨天主無量之鑑。乃能定之。行人遇岐路。未歷其中。未造其末。特見其始。安危夷險。莫得定也。世間苦樂兩岐。愚人特視苦樂之始。不審其中與末。妄謂樂者爲安。夷苦者爲險。危。從彼避此。急急如驚。智人不敢信始。亦不妄測其中與末。歸明於天主。待天主之自決焉。故世人于天主。宜于病人於良醫。病人特願除病得安而已。若所服藥

味爲甘爲苦。惟醫者所爲。病人敢自取含哉。聖賢無
不願得真福。亦無不求得真福也。然所以得之道。或
苦難賤辱。或安樂榮貴。非敢自必。聽命于主。時或順
意。謂天主慰勸我之恩。時或逆意。謂天主儆戒我之
恩。故順逆無常。修勵惟一。種種世途。悉以增德。經曰
愛天主者。順逆萬端。皆助其福。不肖者不然。順來不
以勸善。逆來不以懲惡。故順逆萬端。皆歸于禍焉。夫
古今修德者。莫不因輕世福之念。成就其聖賢。世人
犯罪者。亦莫不因重世福之念。受欺惑於邪魔。則世

福者。陷善之阱。聖賢所懼。引惡之梯。和魔所據。人以爲實德之報。謬莫大矣。使天主必以世福酬德。行德者。遂希世報。與工人冀值何異。挾貪心以行德。卽存德虛形。豈存德實性哉。

善人受苦。驗天主之愛。天主經曰。我所愛者。必譴責之。又曰。天主所愛爲子。必責之。聖亞吾斯丁曰。爾在天主責外。必在其愛外。終不能爲其子也。下民有罪。天主不能不刑。今宥死後。必不宥也。今刑微且暫。則家刑耳。死後刑重且永。迺國刑焉。聖厄勒卧畧曰。天主

今恕。必欲永責。今責。必欲永恕。故今責徵慈。今恕徵怒。犧牛將殺。任其遊食。惟所欲生者。拘繫之勞。任之。假令父有兩子。一愚。一慧。愚者時時嬉遊。了無譴怒。慧者時時勤敏。則督責之。童兒之情。但見目前。無志曰。後以爲厚于愚。薄于慧。不知父無望於愚者。慧則重有冀也。世入之情。何異愚童。富貴寧壽。謂天厚之。窮貧賤夭。謂天薄之。不知今福後福。不并享。天主所欲。豐報於天者。先卑之于世。以苦鍊化其過。滓增其功德也。恒豐於世。福無患難。忿其非義。而不見譴責者。

天主所棄於天。約永罰於地獄也。如醫然。病可爲。則進苦口之藥。多所禁忌。其重不可救。乃悉惟所願。不禁焉。

父以難事責于子。君以危事託於臣。孝子忠臣。必不謂君父惡我。害我。蓋乃貴我。重我。以我爲孝子忠臣。故也。天主人之共主公父。以艱難遺我。而不遺彼。以驗其愛我。重我於彼也。塞擗加曰。不遭艱難者。正爲最無幸人。明徵天主。因我怠惰。忽忘我耳。修德者。知不戰不能勝。戰不危。勝不榮。故願得所忍難。以建孝子。

忠臣之功于天主焉。

商人以此方最多物。最賤物。遷于少處貴處。以取重直。此世之物。未有多且賤于苦難。僂辱。而天上一無所有。善人。神貨之商人也。知天主忍苦難之價最重。故遇苦難。則忍之樂之。易異日之重值也。經曰。此時艱難。不當日後所顯于我輩福樂也。

夫玉琢之磨之。夫金鍛煉之。雕刻之。無不攻治如讐焉。以成名器。人不經病苦。不嘗嫚辱。不試諸艱難。而成天上所用德器者。無有焉。故經曰。修仁者。必受世之

窘迫也。不窘於世。其德不誠。且曰。欲升天堂者。必由頗受世苦。亞吾斯丁曰。天主沽天國。其價艱難而已。又一賢曰。世福遂意者。可畏也。恐其終不能爲天人故也。鷲鳥生時。人貴之。置於淨室。養以肉食。死則委之于壑。爲犬所食。雞生時。置穢處。養以糠覈。死則置于几案。以爲美馔。惡人世之鷲鳥也。生則豐樂榮貴。人人羨慕之。死則棄于巨壑。爲獄犬食。善人生或爲人所輕。恒居難苦。死則置于天几。天主天神所珍重。福孰勝哉。故世之苦樂無常。樂訖苦繼之。苦終樂續。

之一時之苦。令忘多年之樂。微獨令忘往樂。往樂之念。亦增今苦。一時之樂。亦令忘多年之苦。非徒令忘往苦。往苦之念。亦增今樂。故經曰。吉時勿忘凶。凶時勿忘吉。吉時念凶。不陷。凶時念吉。不隕。

人之事世者。先得微樂。後責大苦。先得暫便。後加永難。事天主者。先受微勞。後蒙大安。先承暫苦。後享永樂。爾願事誰乎。農人先以苦種。後以樂收。工人先造作。而後受直。兵先致死。而後蒙戰勝之賞。商賈先以貲市物。而後享什一之利。萬事盡然。爾修德。必先負德。

修之勞與夫克己之苦與大不德者之忌與夫鬼魔之誘惑與夫天主之德試德既大成然後可享心淨之樂望天之報焉今人僅行微善心若天主負我安樂負我富貴不與則怨尤望世報自徵心貪怨尤自呈大傲天主當降祥耶降殃耶。

蹇驢邪行見鞭知當正路行正路行見鞭知當速行凡天主所譴責者欲使正路速行而已今人之苦永久不釋惟得福者卽謂德之報應得難者或曰無幸而偶值禍灾或曰前世往因今生果報未嘗反思目前

之罪說。迄不悛改。艱難往往相繼。永久不悉。何足異哉。

或問聖厄勒卧略曰。天主恒以苦難加善人。何也。答曰。以煉其過滓。增其功德。因得豐報于天也。且使不溺于世樂。物久煮不撓動。則膠於釜而失色味。善人久安。不以難撓動之。恐漸陷于世樂也。且令惡者自悟曰。今者爲天主用慈赦罪之世。又重愛善人也。尚以微過得重譴。乃爾。况死後爲用義判罪之世。負惡以往。嚴罰更何如乎。

一賢出行。遇一盛德人。被獅子斃死於野。及郊。遇一惡人之喪甚盛。竊疑曰。彼賢而橫死。無人收之。此不肖而人崇之。非天主明釋我此故。我不前矣。忽有天神曰。此誠惡。曾有微善。天主以微榮酬之。其靈神重受大苦於鬼境。彼誠賢。曾有微過。天主以此橫死鍊之。其靈頗霑大樂于天域也。但爾以後。慎勿要天主。凡天主所爲。惟信服之。勿強測之。言訖不見。

爾溺水。有因急援傷爾手者。爾忌其微傷耶。感其拯命耶。爾與人鬪。忽有殲爾敵。使爾能勝。不重德其人乎。

我靈神與軀殼體最親情最異也。神喜理身喜欲故神之所願身之所惡身之所求神之所避恒爲敵讐也。爾以道德助神身必負而屈於理乃所以效天神也。以甘食冶容逸樂助身神必負而從于欲乃所以效地獸矣。天主以病窘諸苦難加爾豈樂爾難正以此殺身之強減形之力使知服於神從于理爲役勿爲主不至陷神於罪惡。聖葆瑛曰我衰時乃彊是以誠德君子遭患卽不能樂之強勉安忍弗敢直求天主去之去與留未知孰爲已益故也。

物達西賢人也。身後顯聖跡最多。一瞽者跪其墓前。因其功德求得見。輒見已。默疑曰。見與不見。未知孰有益於我。復祈曰。若見無益於我。願以初瞽還我。輒瞽如初。

厄午。幾生時。亦頗見抹人聖跡。一瞽者求賜視。答曰。爾卽無形目。不能見色。如狸犬。尙有神目。能見道。如天神。身目復見。神目必瞽。終害於爾。勿求之。

或有疾。告若闇。聖人所抹焉。答曰。爾正欲除有益於爾事耶。身垢以水浴。神穢以病磨。衣污以煩擗去。心罪

以艱難除。又一人病。其師賢者慰之曰。爾爲鐵。以病錯則除銹。爾爲黃金。以病煉則增光。何憂乎。

厄勒卧略曰。此世界恒以艱難加人。此非自鳴。令人勿愛我而何。

世願悉遂。世人以爲大幸。不悟此正驗將來之大災。聖益薄削。行次宿一豪家。主人自伐云。生平安樂。不值微患。聖人偕其從者輒去之。曰。此人一生安樂。宜速避之。恐與俱受大患也。去不百步。地忽裂。人與室俱陷。無遺跡矣。是以聖賢修德者。甚畏久安無苦。恐目

下之寬遲。卒以重補故也。

亞吾斯丁曰。金入火生光。草入火生煙。苦難一也。善人遇之。而以感頌天主。愈清矣。惡人遇之。怒而怨尤。愈濁矣。世苦自無善惡。惟我忍則爲益。而徵天主之愛。不忍則爲損。而徵天主之怒。故聖厄勒卧略曰。目前之苦。苟化爾爲善。則爲前罪之終。不化爲善。而尙爲惡。則爲將來永苦之始。

七克卷之四終



解貪小序

人有白晝攫金於市者詢之曰吾但見金不見人耳人有囊寶而行乞於途者訊之曰內囊難捨外囊乞易耳吁可笑哉此貪吝兩家圖畫也有解之者曰能者輻輳不能者瓦解智弗若也又有解之者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絕由前是貪者吝者爲計得不貪不吝爲能失也由後是又不歸罪於貪吝之人而歸罪於婚宦衣食人生所不獲免也豈非煬貪吝之沸益樹貪吝之幟哉龐子曰有一世之富貴有萬世之富貴

有一世之貧賤有萬世之貧賤受一世之貧賤者享萬
世之富貴矣貪一世之富貴者受萬世之貧賤矣富哉
云乎余無以加矣然復有二喻貪者寢中得鹿寢覺而
猶喜其真爲得鹿也吝者夢中失錢及其覺而猶恨嘆
其真爲錢也人世顛倒大率如此悲哉江東崔曄序



七克卷之五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撰述

塞饗第五

饗如壑受以節塞之作塞饗

饗者何。食飲無節之嗜也。多言忿怒。譁囂。淫慾。昏貪。懈怠于善。諸情皆其流耳。夫饗者。我身中最密邇之敵。脩士所當先攻先勝也。身中形敵不先勝。徒攻身外神敵。必不勝矣。討四境之寇。遣國中之叛臣。何益耶。矧身中之情。莫劣弱。莫易識。易勝於饗情者。弗能勝。

七
劣弱能勝強梗歟。是以古今聖賢德士者。無不由克
已而成就其功德。并受天報也。若稽克已之跡。無不
以克饕餮業耳。

夫天主所自造之物。皆有定趣也。造人之靈。使能明實
理。蹈實善。因而事天主。并受天國之永樂焉。造人之
形軀。使爲神靈役。輔之爲善矣。知形軀不食飲不生
故造多味以養其生焉。人食飲以養身。俾有力以輔
神於善。意合天主之意。食飲爲德。且不必過節。身王
而德建矣。若食飲圖樂。意悖天主之意。卽食飲爲非。

義且必過節。身強與心德咸銷矣。聖亞吾斯丁云。爾
食飲以節。特以養身。縱口不言。爾食飲讚美天主也。
若圖樂者。縱口鳴讚。爾食飲亦褻之矣。夫人願欲所
趣向者。美好而已。美好有二。一曰利美好。一曰義美
好。一曰樂美好。爾食飲以節。利義樂二咸亨也。否則
咸亡焉。故食飲圖樂者。微獨傷身損德。所圖樂竝消
亡矣。

利美好亡。何也。語云。厚味百疾。燈非膏不燃。膏溢亦滅。
穀非水不成。水淫亦朽。火非薪不熾。薪厭亦熄。食飲

以節身養與身安兼保也。否則兼損焉。醫方亦云。前
食未化。又加飡焉。必生疾矣。色搦加曰。人有酷視仇
我者。未如饗情之酷視服我者。人有仇能盲之。怒必
熄矣。饗於從之者。盲之。瞶之。瘖之。弱之。老之。終而殺
之。以微體頃刻之樂。遺全體終年之憂。以一肴之眇
甘。屢致數年辛藥之苦。故曰。饗情如盜。親我以殺我。
又曰。兵刃所殛人寡。饗所殛人甚多矣。能克饗者。必
能護斯微形之安。延其壽期耳。夫壽者。衆人冀之。饗
者。獨否乎。豈然哉。第善德萬狀。自相契合。而私欲自

相刺謬也。故此欲所嗜。彼欲所忌。饗之所期。壽願所避也。一欲既發。遂蔽心明。詎惟不使視正理。亦特令視是欲所願。而不令視彼欲所憎。使視斯欲之益。不使視彼欲之損。是人欲之微益。恒兼於大損矣。故曰從欲者。愛其身命。而又憎其身命。勿論修德。卽保身全形。豈不悉在克己寡欲哉。

義美好亡。何也。義思道行。悉由靈神生。邪思回行。由形軀生。兩情如敵寇。相攻互鬪。其一強。其一弱矣。益此必損彼。益彼必損此。豐養形軀者。兼養其情欲。形軀

增強其邪情回行。日繁日盛。靈神替弱。其善念義行。日少日微矣。經云。厚視其僕者。後必覺其忤逆耳。此之謂也。語曰。饕腹不抱清念。欲革邪念。而厚養口腹者。猶惡木繁盛。而加溉壅也。驢馬厚食之。久習閑放。後載之。必逆而棄任。跨之。必棄主。御之。必不順轡銜矣。若薄食肄勞之。卽重任不逆。行止遲速。惟言警歎。不埃鞭箠也。我形軀之情。與驢馬何異。豐育之。久居逸樂。必抗畔不復理命。而反自擅纂爲主。習以勞事。淡泊滋味。其聽從道心之命。必甚易焉。故曰。形軀優

樂。靈神遽病。形軀居苦。靈神病愈矣。

聖法蘭濟入道時。求天主諭以精進之術。忽聞有聲云。法蘭濟。避世樂如真苦。抱世苦如真樂。聖人多年如命。既試其益。曰。天主賜我明悟此理。邪魔正寓於豐食逸樂之中。恣口腹之樂者。邪魔遂輕忽之。敢攻而幾勝焉。南海島有吞牛之蛇。百獸皆畏避之。無法可制。獨食牛既飽。絕不能動乘。此時一人能轡截之。修士自辭世樂。而擇居苦處。就食飲如就藥。特取所須。以保身安。揅饑渴之病。邪感之大竇已杜矣。邪魔之

七克
煽誘必希。懼不我勝。而彌攻彌固其功德焉。古賢有言。口者心門。邪魔以饕主口。一切邪情皆令入心。故饕者邪魔所加於人口之銜也。隨欲隨率之。

夫邪魔侵敗我心德。悉由我形。我形詎非我敵耶。我厚養之。實養我敵。而自已爲養我也。謬孰大乎。夫攻敵者。能困圍之。隔絕其食飲。乃能必其勝矣。形軀爲敵最强。欲勝其欲。而不減粗其食飲。殺其強梁。從古莫能克之。今人豈無願勝之者。第欲兼保厚味。大存其逸樂。不舍舊而更求新。豈能就哉。夫減粗肴味。豈獨

益於神靈亦大益於肉身也。神靈或因節德建功蒙吉。或因饕餮犯罪受殃。肉身悉從之於行。豈不從之於報耶。

夫樂亦苦種。苦亦樂種。今不以苦栽。後安能以樂收。今樂後又樂。今世後世皆爲第一。今世滿腹。後世滿心。萬萬不得也。暫饑以得永飽。疇不謂益哉。况我此肉身者。稍若其情。遂以爲例。必且固握。不肯捨置也。先爲之暫寬。後自以爲永規。先爲能免之偶樂。後爲不能免之切須。先爲微娛。後爲重任。可不慎啓其端乎。

古有賢人甚廉於食飲。遭疾。其徒勸之。稍洗腆。病已復。故答曰。爾今以爲暫。恐此身後以爲常。要我勿絕之。難復于故矣。是則外殼愈。而內心疾也。何如勿開其端乎。

甘樂之美好亡何也。夫飲食之甘。不生於豐腴。生於饑渴也。今人或因病。或因飽。饑渴皆暫止。此時得豐美味。必厭棄之矣。正饑渴者。雖設粗淡味。必甘嘗之。恣饕者。腹恒飽飫焉。能享饑渴所烹調美味之樂哉。故曰。恣樂者不享樂。乃事樂也。廉士必俟饑渴然後食。

飲苟弗得所喜厚具必埃我不厭草具焉中士亦曰
晚食當肉。

色擗加曰廉士必不犯食飲之持必用庸常易化之物
食期旣逮特就于食不就于樂惟饑引之食渴引之
飲不令旨酒嘉肴牽我就食飲焉蓋修士於情欲不
務從之惟務止之微物可止之安用豐美物從之耶
達略西國古大王也城破國燼幸奔脫渴甚于枕骸
流血中得潦水飲之曰生平飲水無甘于此者此豈
潦水甘哉渴甚甘之矣

七
食飲非樂。乃苦也。人以饑渴爲大苦。食飲能除之。謂樂。
既除饑渴。若遇飽。卽又覺食飲爲苦。而望饑渴矣。食
與饑兩苦互相尋。前苦之終。後苦之始。如出火入水。
出水入火。俱不可久。俱不可恃。惟天上全樂之域。饑
渴之疾。旣去。食飲之須亦已。

夫食飲之樂。微體瞬息之樂也。今人所特重。味之甘旨。
喉舌之間。二寸而已。過是則已矣。寸體之樂。而窮土
中。水中。空中之物。不足應之。片時之樂。而經歲累月。
不足備之。不亦異乎。牛與象雖大身。數畝之地足生。

之而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不足養一人之微軀何哉
眞饑渴不難止嗜饑渴難止饑渴不侈奢饕侈奢性
所須不勞力而易營饕所嗜甚勞力而難營矣獸雖
大身其食飲特以養體已饑渴故易足也饕者食飲
以狗嗜故雖大勞必不能足焉語曰欲食而得飽勿
加飧惟減嗜。

夫食飲之嗜非饑渴也饑渴者身之實乏食飲之嗜饕
之僞乏也彼微食而足之此愈食愈不足譬之實渴
與中消之渴彼飲微水卽息此彌飲彌熾故曰狗饕

就食者。以食求滿而益虛。求飽而增饑。以無饑生饑。饑安所底止哉。經云。善者食而飽。惡者之腹。不知足矣。故饕餮者。未嘗能飽。縱得如意。又患不足如意也。得盡如意。又或患烹調不如意也。縱三者皆得如意。又患無腹能容納之如意矣。非乏糧。卽乏橐。非腹大于食。卽餒大于腹。非恨食飲不足腹。卽恨腹不足食飲。故曰。世人所稱樂者。稍踰節度。輒始爲苦。又曰。斯身所陳樂者。濁且暫。且貽悔。且非甚廉以用之。遽轉爲患焉。

古有良庖。諸國皆重之。至辣則德國。國主令之速出境。若
曰。我國人願其以勤勞致饑渴。以饑渴甘庸常之味。
夫藏粟之宮多鼠。恣饕之心多罪。恣饕必恣貪淫。古賢
有言。去饕而貪淫自己。饕之爲主甚侈。非大費莫能
給之。從饕者。數月之大勞所萃。不足備饕主之一殮。
能不流于貪竊以給之乎。食飲淡泊。淫慾發微。食飲
豐厚。淫慾發猛。人減薄食飲。可以消形之邪氣。護形
之強。猶當爲之。矧可以消心之貪淫。護其精靈哉。或
告一賢曰。我淫慾猛發難制。賢曰。我必不爾。問故曰。

此身我養之甚薄。不令至飽。所思食飲。弗暇及娛樂矣。

夫饗者亦謂之怠惰之母也。恣饗者。未食之前。食飲之念最繁。道德之慮無由自入。有益之業。悉不暇爲。食飲之後。腹首俱重。目冥神昏。惟思寢寐。道慮德願。沈淪不振。有益之業。盡無力爲之。何者。神瘞於果然之腹。猶身陷泥中。莫之或援矣。

聖百爾納箴其徒曰。爾就食時。須念食飲之後。尚須務道德。誦念之神業也。以此意豫度量食飲多寡。乃可。

令得中不過節矣。若食飲至前。後度其多寡。則目視色。鼻聞香。口嘗味。皆令人深向之。因而強其胃。愁受之。欲持中不過。則甚難也。胃受過多。內火不能化。是以其養身者。汚身。厭身矣。內火亦竝受損焉。譬之於燭。內心與外膏稱者。膏不淋溢。燭爲明朗。若膏過多。火能溢之。不能消之。則光闇。膏溢。燭汚而速滅焉。

饕又能貧人。經云。饕情必致貧匱。聖厄勒卧略曰。隨饕者。形軀及靈神之害甚衆。且無論他害。特令人空費天主所賜育身。養家。遺子孫。周貧乏。以贖已罪之財。

而致貧乏。亦甚可畏避焉。况斯身形。正爲無底之橐。且凡所盛貯。遽變爲朽污。以貴美物實之。何益哉。色。搗加云。爾得飽腹。養身之物足矣。凡腹所受。無論好醜。皆竝朽壞之。何必豐美乎。

色。搗加云。凡從口腹者。宜儔之鳥獸。不宜儔之人類矣。相彼鳥獸。饑渴既止。食飲與食飲之思慮俱止。而安享飽飫之樂。亦未有傷食而病者。尚可謂有節也。獨人明知傷食致疾。險危其身。曾不知輟。前嚙未畢。遽圖後食。腹滿欲裂。而慮食若大饑。何也。饕情令人飽。

中饑渴固其所犯受罰正義耳。

廉士不獨戒嘉味與多食。尤戒因食飲圖樂矣。若食飲不圖樂。雖過節。其爲過微且小矣。若因嗜樂故過節。所食雖賤陋。其爲過尤大。爲真饕焉。故欲識饕與否。勿視所食飲。惟視以何意食飲。與其食蔬飲水以應嗜。無寧旨酒嘉肴以應性也。鳥獸所食。不若於人。可謂廉於人乎。廉士食飲。我爲口腹主。故食旨不傷其節。饕者食飲。我爲口腹奴。故食麤亦傷節矣。食旨過節。小有辭。食麤過節。尤呈饕乎。

饕餮過節。酒最大。酒譬之雨焉。徐徐零。故入土深。能增
土膏。若猛而驟。無益于澤。土脉蕩盡矣。節飲之酒。能
養和。消憂。增力。外形與內靈咸益焉。過節者。反是。形
與靈皆溺於酒。濤顛倒迷。瞶目無視。耳無聽。體無覺。
心無明。百骸亂營。形與靈皆束縛於酒。固於桎梏。盡
失其所爲人矣。故曰。犯淫者生。而猶死。酒醉者猶死
而已。殮也。死者無生。善惡並止。醉者善念悉去。惡念
愈生。嘉言懿行盡亡。而妄言回行羣出焉。醒時所必
不敢爲。醉則悉爲之。故曰。酒醉者。闔門於諸善。而闢

門於諸惡。經云。孰爭乎。孰傷乎。孰隕於坎乎。孰目鑿乎。孰不虞之死乎。不亦肆於爵。務飲酒者乎。又云。離智者於道。莫女與酒若也。聖王吾斯丁云。酒過節。則奪心鈍五官。昏靈神。煽淫慾。滑舌朽血。弱體銷精神。減壽命。又云。酒柔魔也。其毒也。飮罪也。服之者。非特犯罪。全是罪也。自以爲飲酒而實飲於酒也。故經云。子勿自欺。酒醉者。無分於天國也。奈何哉。有人焉。欲醉以解憂。或勸醉以敬客乎。戒之哉。

今人設席豐盛。以爲優賓榮已。實則慢賓辱已也。以豐

厚待客者以淫根投其腹中矣。且意彼喜厚厭薄。故厚奉之。正以訕其侈奢無節廉耳。豈不甚慢之乎。古有賢者。或設席邀之。賢者曰。待我如以我爲德士可也。夫我以豐厚待人爲敬人。必也望人以豐厚待我爲敬我。豈非明顯已之不廉。正自辱乎。瑣加得延衆賓爲具甚薄。或謂之。答曰。人以是待我。我謂敬我。我以是待人。亦意人謂我敬已也。且彼客廉士。不謂不足矣。彼非廉者。我謂有餘矣。

醉者人所自喜之。蹇狂也。利爵國之法。因醉犯罪。戮倍

於常。今大西諸國之法。因醉犯罪。自承醉者。戮輕于常也。行僂雖異。法意則同。彼曰。醉爲萬罪根抵。人故飲致醉。是故欲犯罪。罰宜倍重也。此曰。人靈而自承酒醉。是自承爲狂人。辱莫甚焉。遂可當大僂耳。故有志者。或因醉取罪。寧受全刑。不自承醉矣。大西國之俗。生平嘗一醉者。訟獄之人。終不引爲證佐。以爲不足信故也。或詈人以醉。則爲至辱。若撻諸市焉。

夫酒者。俗謂之無舵之物也。海舟失舵。隨風進退。莫能使之正行避險也。理心者。人之舵也。理心以酒蔽蒙。

人遂失其舵矣。故口舌容貌皆隨酒紊亂。而動靜俱失其威重。浪笑戲言。污言詈言羣出。誹言尤多。是且不獨食禽獸之肉。又食人肉。不徒飲酒。又飲人血。易致大禍焉。凡令人漏泄中心之秘藏。莫酒若也。海風入水。波浪湧起。海底盡露。酒風入人。談言之波浪亦起。心底盡露矣。辣則德中。西古名國也。其俗張筵。客既集。則有監史戒之。曰。此中之言不出堂。有外傳者。目爲卑人也。故彼國有諺云。我憎有心記之客。知酒能亂人舌。令人慢人辱已。輸寫秘密。故酒間所聞言。

不令得傳。以爲大戒焉。國事以密成。若機務漏洩。亦易致大亂矣。故治國所最忌者。彝酒也。經云。治國者勿畀之酒。酒所主。無秘計故耳。今大西諸國之俗。好酒者。不得與聞國事。防不密也。諸瑣王。有他國使臣來。先設盛饌。酒酣扣之。遂能盡探其心意。及其國之秘計矣。

酒淫薪也。恣酒不恣淫。鮮矣。經云。慎勿酒醉。淫在其中故也。西國上古之俗。少年及女人。皆有厲禁。勿飲酒。女人飲酒。犯姦也。今世女人。或少飲。甚希。女而醉。古

今未聞焉。男子未三十。亦不得嘗一勺酒。蓋少年及酒。淫之兩翼耳。年少者。內火方熾。淫慾怒發。猶且難防。飲水減之不足。矧加酒以益火于其慾念。淫行可絕。貞德可冀哉。豈必少年。凡有志絕淫守貞者。皆視酒爲貞德之毒。非因疾弱。萬萬不獲已。必弗嘗之。

酒入適心。心者諸情欲之地也。心血以酒熾。諸情與俱熾。始滅者復主。已生者增力。皆勃發焉。是以酒盛者。喜怒淫慾。酷害傲妬。諸情皆縱。理心爲酒烟蒙蔽。不能盡用其力以防之。罪益增。德益消矣。夫酒爲諸德

之敵諸惡之媒。而人不知以節用之。哀哉。

酒能傷心。記故健酒者健忘。又損神智。令人昏愚。經云樂酒者不能成智。又云智者不索與務逸樂人之地。諺亦曰。娛樂之城。智無寓。何也。果然之腹。念慮不精微。故不能澄徹。奧遠之理。撒辣滿西國宏智之王曰。我思遷心於智。故誓絕酒。酒人者。心恒昏昧。雖積大智。亦不能用其智。心意口言。弗智所令也。酒所令也。海舶風波之險。舶師尙能用智。設方略。揀之遇劫掠。能力敵之。若多滲水。載物過重。雖風恬海靜。師智舶堅。

役衆藝精亦自以本任沈淪終不能拔之恣饗之人
腹果於酒肉善念規勸羞忤地獄之畏天堂之望與
凡一切廸善董惡之道悉不能動其心而念慮願欲
靈神與形軀皆沈於罪海莫或能拯拔焉。

夫食飲無定度特取所須以益心力保康寧斯美矣定
所須勿聽饑渴何也壯強者饑渴之嗜恒過所須試
聽從饑渴之嗜而食食已必過飽胃氣亦不能盡化
不聽饑渴之嗜食不至飽食已必不饑自知足矣而
胃氣愈強乃知真饑渴所須有限過此以往皆饗嗜

也是以欲止饗者宜漸次度量。詳審究察。本身所須應多應寡。覺多則減。覺少則加。持中而止。求定所須。勿俟食時。宜先自定。既定之後。萬勿爲僞饑渴所欺。美味所牽。致令踰限可也。

聖意納爵箴其徒曰。爾能辭甘旨。習食飲蔬惡。克饗愈易也。卽食佳味。不能全消其味樂。能減耗之。亦可矣。問減耗之道。曰。就食必豫備。食時所思道德之事。聖賢之德行。或使形與神各得其養。心有所思。向道德之事。必不復傾於食飲。而益減其娛樂。絕其流於饗。

之幾焉。且量定所當食飲。必在不饑渴之際。至饑渴時。萬萬勿違之。

古賢篤羅陡者。有多少年從遊學道。覺其食飲過度。欲節之。初任令食。後稍減之。匝月間。饑否。曰。初減時。稍饑。今已習不覺矣。次又減如初。漸令歸節。不自覺饑苦焉。

聖未曾德。亦箴其徒曰。多味至前。爾取嗜所不樂。舍其所向樂。以克饗可也。其徒曰。物皆天主所造。用以養人。奈何舍好取惡耶。曰。天主造多味。如大王宴設也。

多寡豐約。豈以賓客所當食飲爲度。特以其至尊富。所應借爲度矣。天主博造嘉味。以顯全能。敷布其無量德也。令人感其宏惠。因而愛事之。且令人取舍其中。以克饗習節也。若無此衆多味者。人無從得饗。是天主自節之。曷顯人之能節乎。

夫人因向物樂過當。得罪物主。今舍不犯義之物樂。以督責所取非義之娛。贖其罪負。感天主赦宥之。不亦宜乎。聖亞吾斯丁云。絕酒肉及諸美味之意。非因物有惡不可食者。惟以督謫本身。贖其罪訖也。人自知

犯罪愈多且大。愈宜斷娛樂。既違於大。曷不自責於
微小。因饗背天主。離於道。固當因饑渴之微。責令復
向天主。歸於道矣。

不獨責已違之罪。亦防未違之罪。聖厄勒卧略云。不流
于非義者。獨能節用其義者是也。聖亞吾斯丁云。辭
謝嘉味。恐厚育形質。並育其邪情。形腴情壯。故難敵
矣。形質猶地。地本沃饒。復加溉壅。其生物愈繁碩暢
茂焉。地瘠少壅。生物亦且簡微羸瘠也。食薄形臞。情
欲雖發。替弱易克耳。食豐體充。情發甚猛。難敵矣。

饗情忽發。宜思世間貧匱者甚多。冀得疏糲充腸。則爲大幸。爾應饗一殮之費。足拯多人之饑。爾一人饗不令多貧人饑乎。天主賜爾大財。爾據以恣饗。用天主去之恩。以違天主背本負恩罪。孰追乎。天主生爾。欲爾勤於爲善。以事之。爾念慮。爾功業。悉在供口。年月時刻。盡用樂腹。爾奉腹如奉天主。腹爲爾天主乎。盍思凡聖賢德士。今與天神同福者。皆由減耗食飲之樂。忍饑渴之苦。僅乃致之。爾終年務饗娛。與聖賢異行。能與同報歟。奚啻不蒙天報。亦緣微體之暫樂。致全

身之永殃。不思甚哉。

論節德

人於萬類中。天主獨爲之大其身。小其口者何。非以徵其宜節廉於食飲乎。禽鳥逾薄食者。翼逾長大。能迅疾且高飛。多食如鷺鷥者。最肥。恒地居。翼不能舉其身也。人心之翼者。念慮願欲也。食飲多。身厚。念慮願欲皆重濁。其勢下墜。不能自舉。向上矣。食薄者。身軀疾。氣清。五官有力。心靈明朗。念慮精微。能通豁奧理。能思天事。願欲清潔。不染下土之塵垢。進善無滯閼。

而心自向於天主。冀天上之常命。識天主及已益明焉。

食飲者。我肉身所資以存生也。故爲吾人所不得不償之稅焉。償稅者。既滿所負。肯多償乎。夫食飲之須。恒兼於樂。故其食飲者。爲應性須邪。爲徇饕樂邪。最難明之。饕者。屢竊假須之貌。令人疑爲應性須之節德。而實徇饕情之罪愆也。故饕者。正道中之盜。未易避焉。聖亞吾斯丁云。饑渴性疾也。用食飲之藥治之。第身負饑渴之苦。恒求壓飽之安。嗜樂遂中道迎合之。

令以身之須掩飾饗嗜之樂。而令天主所賜以掇性疾者。自用以傷性喪德。可不慎哉。

經云。殽味至前。節用之。慎勿過多。致視爾者之憎與愾也。同人食後人始。先人終。節士於食飲際所宜視有四。一曰時。節士之食有定候。非大故弗違之。經云。有國者。其尊人巨室。食飲有定時。弗違之。其食飲不圖應饗樂。惟應性須止有幸之國耳。一曰味。節士得可食飲之物以爲足。弗選也。偶遇甘旨。不棄。惟恐卽于饗。加意節用之。增于美。減吁數矣。厄被古西國無賴。

人也。一意求樂而恒蔬食。或問故。答曰。膏粱甘腍。我甚樂之。第求備之勞。勝食飲之娛。姑置焉。一曰。幾向節士就食。宜思並設兩客也。肉身一。靈神一。各食其味。芻豢蔬素。養肉身之味也。節德養靈神之味也。食飲以節。形飽於形味。神飽於神味。各得其養。皆安靜受益焉。食飲無節者。肉身有有餘之患。靈神有不足之患。皆受損焉。一曰。狀貌節士。食飲如口腹之主。雖饑餒。不使牽誘於食飲。而喪儀失度。無節之人。食飲至前。威容則紊。朶頤。廷頸。攘袂。振臂。肴羞杯案。欲并

吞之身居一席其手與目旋行諸方。耽耽旁睨如將攻城而揣所從入也。此皆著饕之跡。節士所宜避焉。夫節者。滅我淫火。拒彼邪魔。勝其煽惑。破其計謀。箴砭私欲。使服於理。祛形之濁。娛致心之清。樂抑傲。揚謙悔罪。啓心之暗昧。策怠惰。滅寢寐。令人富于時。保身之安靖。消身之邪氣。延壽期。感天主之慈。蒙罪赦。釋罪罰。消諸惡。增諸德也。人情貪得多。以應口腹之嗜。口腹之嗜。以節克之。淡薄自足。貪吝之根。則斷。雖貧亦安矣。淫欲之火。以饕爲薪。饕既克。淫欲息滅也。故

節謂之貞德之旌。絕饕者。貪吝淫諸情并息。心愈靜。于妄念愈觸于穢欲。思道益明。精進益速。無沮闕焉。故節德謂之智母。諸德爲肴。節德爲肴心之鹽。能令堅久。不致敗餲。生邪念穢欲之蛆也。又謂諸心與身疾之良藥也。且無論修道務克己之士。試察萬國人。雖甚愚無知。凡遇不虞之變。或畏天殃。或感格天主。求罪之赦。旱禱雨。雨禱晴。戰禱勝。與夫一切禳禍致福。興作大事。皆知減食。飲食持齋最虔。故其間能濟大事者。無不減損肴味。以齋食自苦而成就焉。鳥獸

昆蟲有無目者。無耳鼻者。獨口啖體覺二官。雖甚微之蟲皆有之。乃知二官最爲鄙陋焉。他官與物接。能自遠趨向之。二官獨否。非物狎近之。不能向覺之也。稍遠焉。娛則已矣。故其樂最短最濁矣。人深思節德之善妙大益。比饕餮之汚醜短隘。非大愚焉。忍以此易彼哉。

節德之行不一。或絕諸種美味。或食飲甚薄。不至飽。或獨食果核。飲水。或獨食蔬菜。不下鹽豉膏油。或絕酒肉而齋素。皆節根之枝也。此都爲形軀之苦。未審是

德。審是德與否者。更視趨向之志。若節食以衛身保命者。縱不爲惡。特愛己之情耳。若以省財釣名。屬傲貪矣。若以贖罪責。克邪情。助德修。此則天主所愛。真節德也。真節德者。既戒食飲過多。又戒過少。既以節克多食之過。又以智克少食之不及。令就中也。食飲過多。則肉身距違。不若於理。過少。則肉身弱。不能輔神于行德。其害一也。是以齋素之食。與凡節德之行。非以傷生滅性。惟以去罪滅欲。能滅罪消欲。不及損身沮義行。智士之齋已。故曰肉身須以味衛之。勿隕。

亦須以齋抑之。勿抗也。齋素而兼善德爲德飾。素食而兼罪惡爲罪翳。不去心之罪污。獨以齋食勞身。何益耶。戒人所可食之味。不戒所不可爲之慝。可謂德歟。聖百爾納云。口腹犯罪。獨齋可也。苟他體各造罪。盍目齋于邪視。耳齋于謗聽。舌齋于詆毀。手齋于妄作。心齋于欲罪乎。齋口不齋心。猶耕耨近田苗之地而棄田苗矣。是故齋素者。以淨心奉之天主。天主喜而受之。若心蠱者。猶供嘉果而盛之穢槃。爲敬耶。褻耶。身瘠于齋食。心滿于倨傲。口絕于醇醲。心醉于忿。

憎豈天主所喜齋歟。齋食者須兼之利濟。爾節爾食以食貧乏。節惠具得。貧饕并除。

或問於余曰。稽古我先聖賢其齋也。止以滌除所難免之瑕穢。蠲潔其心。以虔事上帝。祭上帝也。佛教入我國之後。不然。皆勸食齋素。不茹葷。其志意則戒殺生也。蓋曰。前後萬世之人。與諸畜生。轉輪變化。前世爲鳥獸者。今世或爲人也。今世爲人者。後世未必不爲鳥獸也。因信此說。謂殺鳥獸者。其陰禍無殊殺人。故戒殺鳥獸。無殊戒殺人。其說正耶。其志意善惡。貴國

必有定論。幸以教我。

余曰。變化輪迴之說。有所自始。昔我大西之東境。厄勒祭亞國。亞德納城。有彼達卧辣氏者。始造爲之。因而流傳於世也。爾時亞德納城。多有名士。皆能格物窮理。分別正邪者。大詫其說。目爲狂誕。問之何故。忽創此言。答曰。世人往往恣惡不返。久矣。我痛其惡。創此說以懲之。諸士謫之曰。天主自有能勸善。能懲惡之正道。世人尚背違之。而肆爲惡。爾以無憑之誕言。圖令創懲不悖哉。世惡不可懲。而更遺此邪說流傳於

世以欺人亂正道。斯實天主及萬民之罪人耳。今我
大西諸國。凡指一言一事懸空無憑者。皆目爲彼達
卧辣夢語也。

夫不殺生不爲德。亦非罪。殺生不爲罪。亦非德。仁德以
愛天主爲主。次則愛人。廣此仁。俾及物。愛物亦真仁
之徵印也。若特向物之愛。是爲仁影。豈真仁哉。

夫鳥獸疑爲人類轉生。愛不忍殺。斯因矜愛人。故矜愛
鳥獸也。則其矜愛人。必倍至矣。今不忍殺生者。皆然
乎。甚不然也。憐恤鳥獸。酷害人民。遇捕獲生物。捐貲

贖之收養之放釋之。至小民之困苦饑寒者。行乞者。曾不反顧跡之甚遠。乞之甚悲。恬然漠然。莫捐半菽也。卽有施予。豈緣愍其患。止以杜其煩擾耳。一錢半字。投擲於地。令俛拾之。視人如犬耶。或益以詢屨。豈施予哉。小西洋者。中華所稱佛地也。余暫居數月。熟稽其道言。審其行跡。以愛愍鳥獸爲一大事。建巨室崇壇邃宇。廣儲錢穀。以養鳥獸。走人于四外。徧索諸鳥獸之老者病者。舍之養之。病死瘞之。病痊釋之。至窮苦之民。老者病者。號者僵仆地者。何論存恤。收視

亦莫之盼睞也。余異而問之。視鳥獸若此。其重者何。
答曰。恐其爲人類轉生。故矜恤舍養之。余曰。然。因疑。
人類轉生。故愛禽鳥。蓋尤愛此見生未轉之人乎。抑。
爲其鳥獸轉生也。故不愛其人乎。曰。吾不識其是否。
第從上以來。用是傳之。我用是守之耳。默無他答。懷。
慚而退。嗚呼。謫哉邪魔矣。迷惑人心。必假善迹。令人。
以德貌自安。自足。不復求真德也。矜恤鳥獸。自以爲。
仁。而天主所命。古今諸國聖人所訓。本性所具。仁愛。
哀矜同類人之真仁。旣不能致行之。亦并不識之。不。

悟慈愛物不足爲德。不慈仁人足爲罪。不悟天主不
因殺鳥獸罰我。而因不愛人甚罰我悲哉。非獨此也。
凡信輪迴之處。貧人生子。或慮養育之難。嫁娶之費。
輒殺之。曰。吾生爾貧。爾願爾死。蚤託生貴富家。正爾
福也。痛哉。中土聖賢言親親而仁民。我西國論殺至
親之罪。甚於殺人之罪。奈何哉。以僞慈之貌。飾殘賊
之心。借虛誣之言。掩故殺之辜。緣貪吝之情。忘父母
之慈。謬孰大乎。則此諸被殺之小兒。非輪迴轉生之
一言。爲之方斧方刀也哉。語慈愛人慈人。行顯憎人

害人此謂外襲羊皮內悞狼心正邪魔恚人類之酷計也此則信輪迴因果之明效矣。

夫信輪迴轉生之說既不足迫善董惡亦反逆阻行善之途。平開恣惡之路。何者欲爲惡者持此言懲之不欲爲善者持此言勸之彼將曰爲惡無他殃爲善無他耐乎。禽獸者方其爲禽獸也自適其性已矣安樂於我矣。夫安知前身之爲人後身之爲禽獸而以爲苦亦順其性已矣縱轉爲鳥獸曷足畏哉。若是行善益怠行惡益無忌矣。世有懼變鳥獸而置所願爲之

惡行。所不願行之善者。余未見其人也。信輪迴者。肯
內求諸心。實究圖之。自足爲證。何至溺所聞以自欺
乎。道德之士。遭世不虞之變。必反諸已。曰。天王降我
此苦。用以罰我罪。策我怠矣。猛省過愆。嚴督其勦。勤
於善。痛悔改圖之。或疑所循道非正。所行善非真。則
虛心質之天主。望開牖其愚。徵之聖賢先覺。求引翼
其行。是因世患致真福也。信因果者。不然。遇世之變
不反諸已。不省行事。不疑道術。惟曰。前因不善。受今
果報矣。目前顯明之罪惡。棄置不顧。不復改圖而轉

目視未經之冥世。求犯之虛罪。豈非邪魔陷人於萬罪之穽。而不令自覺之至計哉。因果之說。可謂勸善懲惡者乎。

夫據因果之說。甚惡人。當轉爲甚惡獸也。則習殘殺者。當爲獅虎屬。其次者。當爲牛馬屬矣。夫論性。彼鳥獸之類。皆安于本性也。論情。卽馬牛之屬。生平受束縛。草食之苦。耕駕負任之勞。正於諸獸中爲最苦耳。獅與虎。人獸皆畏避之。生平閒放。略無愁苦。其安樂不十倍馬牛乎。夫據義。卽最惡人。當受最重罰。據輪迴。

法卽最惡人受最輕罰。豈天主全智所建生歿大道公義。正惟愚人所爲悖道非義之蠢計耳。

夫彼淪畜道者。自知先爲人類。今以罪故。罰爲畜乎。如曰不知。必也以畜性自適。不自知罰矣。且不願變其本性。易之人性也。不自知罰。其所以受此罰之心。與罪。又安能痛悔。悛改哉。罪不痛改。不去。罪不去。變畜之緣不滅。變畜之刑奚能自釋止哉。豈非淪畜道竟無法可轉爲人乎。或曰。以受苦難償罪。罪贖刑已矣。余曰。我聞艱難之忍。足動天主之心。能贖罪消刑。未

聞艱難之任。足感天主之心。贖罪消刑也。彼淪畜道者。不謂艱難。不識善惡。無意堅忍。其艱難以贖罪焉。能蒙罪之赦。釋刑。修而轉爲人類耶。

如曰。自知昔嘗爲人。今以罪罰爲鳥獸。必也以爲大苦。難其靈神居鳥獸形中。不勝憂慙。哀悲苟冀一死。則能脫乃禽之形而轉生爲人。必不以見殺爲患。其視見殺。猶破狴狴見天日。企足引領。惟恐遲遲也。又曷爲戒殺之乎。若云能覺憂樂。必亦能覺善惡。知建功犯罪也。假令最惡人。習于殘殺。旣轉爲獅子虎狼。旣

知爲前生作虐。今生受罰矣。又復肆其毒害。搏攫援噬。而增其罪。死後又變爲何物乎。虎狼爲知善惡之物。必亦知畏知望也。盍建之懲惡勸善之法。盍與之明師。引之循善避惡乎。盍立之官司。以定其褒貶賞罰乎。旣不能然。任其增惡。必不當復轉爲人。豈不令世人日少。禽獸日多哉。然而禽獸不靈于人。人不能知前生之事。則禽獸之不知而自適其性必矣。爲禽獸樂也。不殺更樂也。是畜道爲樂境也。

人所爲善惡靈神爲主形軀共之。其報應也。則靈神與

形。軀兼受義矣。世之富貴安樂。貧賤苦難。悉屬形物。故皆爲形軀之禍福。非靈神之禍福也。若以爲德與罪之報。彼爲善爲惡之形軀。宜當之。今人形軀徂謝。卽殮瘞。數日則腐朽。永年不復離于棺槨。則爾所言轉生他處者。固非彼爲善爲惡之形質。乃再造之形質矣。夫爲善建功之形質。腐朽于此。不爲善不建功之形質。蒙福於彼。此形質犯罪。彼形質受殃。人聞之。愀然不忍。豈天主至公至平之義哉。

人行事欲知真善與否。在其志趣也。爲善以尊天主之

命。行德爲德之美。則真善實德也。行德以冀名冀財。詎真德正屬傲貪矣。以世之富貴安樂。定善德之報。則令行善作德者。因而冀望之。是其善德徒善德之貌。實貪傲之性也。善德之性。以忒志先喪。不免永殃。矧蒙吉祥之報哉。况世間諸罪惡之根。抵有三。一好財。一好貴。一好安樂。人所爲大小罪惡。悉此三根萌也。拔此三根。功德乃成。人爲善而以轉生於富貴安樂處。定其報。則用其所必絕。以爲善者而報善也。是因爲善而投之喪善。敗德陷於萬罪之穽也。詎天主

酬實德之報正邪魔忌德喪德之上計耳。

信因果者。既無明理可據。則圖以事跡驗之。既不能徵之以理。則圖徵之以目。曰某所某甲。生而能言曰我本某家子也。此非我正父母。乃託生父母耳。又有能憶能言前身事者。是類甚多。非輪迴顯跡子。

余曰。明理所不足徵之事。徒目不足徵之。矧正理所謬事哉。天主賜人目。特以別色。目利甚微。或因疾病。或因物遠離。或因隔氣物疎密。屢致大謬。以黑爲白。大爲小。直爲曲也。邪魔欲欺人。亦能變物色與物形。亦

能昏迷人目。令視虛影爲實物。恃目別色。猶且謬誤
多端。豈可恃以徵事之實理哉。據目棄明理。據明理
疑目孰非孰是乎。况所言輪迴顯跡者。此人言。又據
彼人言。彼人又聞之他人言。展轉相信。實無有明視
一人之輪迴者也。此獨耳爲證。又何嘗以目證耶。

夫正道易明。雖愚夫自能悟之。輪迴之說。萬國之民未
有能悟之者。聖賢明道之士。又皆刺譏之。勸人勿妄
信焉。正道亦至公。天主欲人人知之。是用隨時隨處
見明驗著顯跡。今覈佛教未入諸國所紀開闢以來。

未見未聞有一人輪迴者其間天縱神聖亦未有言
輪迴者佛氏獨自輪迴語曰自訟自證人必不信輪
迴之說佛氏之訟也輪迴之證佛氏之徒也流誑甚
易曷足信哉行非禮罪也信非義豈不爲罪乎輪迴
之說至暗至私絕不合理多瑕釁易攻此真邪道之
跡也何足信正耶信正之能免輕信邪語之訾與僂
歟。

輪迴之說果有之則自開闢以來一靈神所經世界甚
多所見事所識人甚衆竟無有一人能記一事能識

一人而佛氏獨記其事。識其人。豈衆人獨善忘。佛之徒獨善記耶。抑佛氏獨智。而餘人皆愚乎。我明知已及衆人皆不記。不能明知。彼一人獨記。何必疑已與衆皆善忘。而不疑彼一人語爲誑語乎。

夫天主定善惡之褒貶。固以罰已犯之惡。賞已建之功德。亦以董未犯之惡。廸未建之功德也。若輪迴之變。實天主所設。用以勸善懲惡。必也令人憶樂而望之。憶苦而畏之。其善與惡。乃能勸懲矣。若令全不能記憶。善亦不足勸。惡亦不足懲。終何益於我哉。

若言前生爲某家之子。今生我者非真父母。惟托生之
父母更誕語也。人有神靈有形軀靈神者。天主自無
中造有之。與父母無預也。惟有骨肉之身。由此男此
女得之。故爲我父母也。夫今生之肉身異於前生之
肉身也。前生之肉身由彼男女得之。故實爲我父母。
今生之肉身由此男女得之。曷獨不實爲我父母乎。
若今身之父母非真父母。乃托生之父母。前身之前
又有前身。前身之父母亦不能爲我父母也。縱有生
而爲此言者。正爲邪魔誘人。棄父子相愛敬之正道。

七
惑人心怪妖之語。豈輪迴之實徵哉。

或曰。輪迴爲虛誕。是已。敢問生死正理何如。余曰。靈神肉身兩者締結成人也。一肉身既成就。天主從無中造有一靈神付與締結之人。之性始全焉。此肉身之前未嘗有此靈神也。是以凡人之靈神初生時。絕無知識。後隨目所視耳所聽。日漸滋長。其所曾知曾識焉。人既死後。雖甚惡者。其靈神萬世不能散滅。又不能轉生輪迴。乃隨死候所就。或善或惡。遂入其報應之境耳。既入此境。永不能復出。所受苦與樂。甚大無

極非世間苦樂所能比其萬一。且非人心所能思。世
理所能論也。此則天主所訓古今萬世。聖賢所信於
已。所傳於世。不可易之正道矣。其他邪說。悉邪魔誘
不肖之人。傳貽於世。以紛亂世人。使淪溺于罪也。其
計甚秘。稍似實理。非天主牖明我心。難以盡識。避
焉。蓋乾坤有主宰人物之主。世間有善惡之人。必有
賞善罰惡之定法定所。卽所謂天堂地獄是也。邪魔
懼人篤信此實理。必能去惡歸善。則令佛氏雜之。誣
語多端。俾人雖信有天堂地獄。不以爲甚可畏。望而

輕忽之。又作瑜珈邪法。謂捐少財物。卽天堂可倖致。地獄可倖免焉。又令兼之輪迴畜生之說。俾人悟斯爲虛誕。并天堂地獄之說。俱當無憑。特寓言勸誘而已。旣不能信實有天堂地獄。則無所謂望於死後去死後之畏與望。卽世法之賞罰。必不能稱人之善惡。使人肆于惡。怠于善。豈不曰深歟。

